太祖常濟大師原著

傳光錄希鼓

乾

11
2
269

始

11-269
帝國圖書館藏

太祖常濟大師眞像

發行者
寄贈本
大正
6. 7. 9
寄贈

自耕自種閑田地
幾度賣來買亦新
無限靈苗繁茂處
法堂上見插鍬人

傳光錄序

黑漆崐崙夜裏奔。直得茶裏飯裏。先天爲心祖。乃隻手拈起總持無字印。五十三祖。一々印破。謂之以心傳心大光明藏也。若夫投子靑章。古來有眼裏着塵沙者。蓋是未徹見得佛慈頂門的處之妄議也。不見道。寂住峯頭唱祖宗。威音劫外展家風。當年父子不相見。血脈從何得貫通。若能於是承肯得。則盡大地終無有第二人。認何閑影。更論大

陽圓鑑之親疎。苟要見此錄。驀須拈將金鎚。抉除
自己眼膜。以親參究。且道黑漆崐崙夜裏奔。即今
落在誰手。

明治九年臘月中浣

總持奕堂　盤譚題　印　印

傳光錄序

自從拈起金華。倒却刹竿以還。西乾東震。衣法幷
付。燈々不絕者。三十三人。謂之祖師也。祖師之下。
衣留不傳。法徧沙界。於是五家宗匠。人々握靈蛇
之珠。家々抱荊山之玉者。謂之正法眼藏。又名大
光明藏也。至矣大矣哉。吾總持開山佛慈禪師瑩
山大和尙。甞佩無字之印。下無舌之語。向從上祖
師無見頂相。一一爲點眼。命之曰傳光錄。盖大乘

室內秘本也。近者前越某禪師。繕寫其全部。以贈于余。見請之序。於是焚香敬誦之。則其書率以國字成。辭麗而理正。眼活而道深。即與永平高祖正法眼藏。相表裡者矣。余乎昔以爲。眞歇氏之道。流于東海。而稱大得人。然恨以門風極尙質故。其言語無傳于世。學人未緣取則。今此書之流布也。洞宗多幸。其誰可不歡喜讚歎哉。而讀者庶勿爲國字以藐此書焉。何則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固已離文字言語。則何必漢文唐言。而後得之哉。其義之所在亦明矣。

無隱費杜多　拜題

瑩山瑾禪師傳略考

文永五戊辰誕生

師諱紹瑾。號瑩山。姓藤氏。越前州。多禰郡人也。母夢呑日光有孕。自此每日。詣観音像前。禮三百三十三拜。課普門品。三十三卷。願生聖子。及誕果丰姿秀拔。八歲投徹通和尚鏟髮。十三依孤雲和尚。奉戒作僧。雲察其志。輙歎曰。此子有大人之作。他日成人天師必也。雲示寂後。又依通于大乘。精思苦研。須史無間斷。一朝聞通上堂舉趙州平常心是道話。豁然大悟云。我會也。通云。汝作麼生會。師云。黑漆崑崙夜裏奔。通云。未在更道。師云。逢茶喫茶。逢飯喫飯。通笑云。這漢向後。大起祖風。尋後既得請

住阿州城滿寺。未幾奉通之命。董大乘之席。於是升堂。拈拂機語宏旋。四方聞師道音。來謁請益。有傳光錄等。正和二年。能州滋野信直室。敬重師德。施洞谷山。藤原家方。與造伽藍。經營始弗多羅尊者現來。告衆以吉祥。諸堂已成。號曰永光寺。繼而加州檀信建立淨住寺。延師涖之。又能之總持寺。舊爲律院。住持定賢律師。慕師風化。革而爲禪居。以師爲開山之祖。隨處盛興禮樂。丕正規矩。故諸州叢席。咸取爲矜式。元亨間。帝垂十種疑問。師奏對詳明。帝大悅。特賜總持。爲賜紫出世道場。正中二丑八月初示微疾。至十五夜半。召門人曰。吾化縁已既。泥洹時至。當鳴鐘集衆。師垂示已。復書偈坐脫。火浴。得舍利。塔於大乘、永光、淨住、總持四處。閲世五十八年。坐四十六夏。諡佛慈國師。師微言、法語、拈提、頌古、不堪具記。

凡例

一此録係瑩祖從阿州移住加之大乘之翌載正安二年庚子正月十二日始所請益。(歸來上垂誡)祖壽三十三歳。而此時介祖。八十二歳。猶保康寧。而退閑於定光院焉。此録中。當寺東堂老和尚。又當寺老和尚介公等。散見于處處。

一余參方之時。不道何許旅僧。途中窮乏資錢之情態。出祖録許多。此中有所望。書曰。交換些少路資。其中希望此録五册。贈些少路資。則其僧謝詞怡悦之顔。而揖別矣。余其已前。過夏於加之大乘。拜見一切法寶。而値遇之未熟乎。秘藏之此

錄。名亦不聞。適感得于旅中。嗚呼緣歟時歟。實夫旅僧。不瑩祖之假現乎。弗勝感喜。爾來於諸方。問訊此錄之事。聞知此錄名之人。萬中僅一兩個而已。於是思使同志師僧廣有拜感。是新刻之來由及芹誠余之者也。

一其後尚追慕。拜登加之大乘能之洞谷兩古刹。懇請秘藏之本。而拜看對校之。又與諸方古刹或名德書寫之數本校讎。差異區區。不啻一二之三豕。於是從事于此。殆乎十有餘年矣。其後二十年來。住持事繁。無遑繕寫慊慊意恒焉。今逮隱栖。又三載餘。逐行校正。纔獲完璧。

一大乘秘本。全部二冊也。上卷與下卷。手跡冊紙皆異焉。又拜看洞谷秘本。原本燒失。而今從外傳寫而秘藏云。全部分五冊也。諸方數本。多五冊也。今刻爲二冊。是存大乘秘藏之古。且恐多則易缺也。

一諸方秘本。有記文等。而今刻弗載。但一古寫本之尾。有無隱禪師序文及瑩祖略傳。校鑑之正當也。因載之。敢匪云今刻之序跋。唯爲令知此錄源由之一助耳。

一此錄始於迦文佛之章。終於孤雲祖之章。悉章章不昧。光光無礙。而佛佛祖祖之身心頂相皮肉骨髓矣。辱爲佛祖兒孫者。可不常奉持頂戴耶。所願者。祖訓親密之五語。欲傳之悠久。豈一言隻字容私淑意其間耶。

維時安政四丁巳年

遠孫小子仙英謹白

傳光錄布皷例言

一、傳光錄者。大祖弘德圓明國師、常濟大師、瑩山紹瑾禪師之法身舍利。而以國字正提旁拈。與承陽高祖正法眼藏一如。字字唯面與面。句句光光燈燈。剜窟佛祖眼睛。奪却人天命根。與眼藏九十五卷胥成表背。實爲洞宗命脉繫在之書矣。今漢譯之。名曰傳光錄布皷。

一、斯錄汎流布于世。昉於安政四年仙英和尚校讎鋟梓。和尚予之法祖父也。應彥根城主第十二世井伊直亮公之請。天保十二年十月十日。從鳥取景福寺。喬遷于湖東祥壽山清

凉寺。垂示應化。十有四年。九月朔日。退皷而嘉遁于同地久昌寺。和尚嘗有志壽梓斯錄。蒐裘之後。專從事于此。三載餘而竣功。如凡例所記。此時予先師故信叟仙受老。侍英師巾瓶。亦預校讎之事。

一、仙英和尚。道號曰佛洲。道眼圓明。行持純密。門風之穩如春風。切瞻仰欽拜永瑩兩祖。其於永祖也。嘗別刊正法眼藏中、辨道話、三昧王三昧、祇園正儀、法華轉法華卷、暨赴粥飯法、辨道法編首之祖訓等。教隨侶拜讀。而其淸凉住持中。嘉永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則有孝明天皇賜永平高祖以佛性傳東國師之徽號之事。和尚歡踊喜躍。乃打開法筵。修大慶讚會矣。斯錄剞劂。命之京都佛書肆柳枝軒。賀厥刻成偈曰。甚深微妙傳光錄。古佛遺身今尚溫。永祖慈衆瑩祖涙。遵行子子與孫孫。可以覩和尚慕兩祖篤念之一端矣。參隨之徒。概二千指。在素則如井伊直弼公。亦投和尚之室。得印證者也。

一、先師瀏注心斯錄。接衆提撕之餘。提唱斯錄。弗識幾回。難解之處。加夾註或小釋。明治九年栖董天草東向寺之際。欲重刊之。請叙文於大本山總持寺貫首獨住第一世弘濟慈德禪師。禪師嘉其意。書而與焉。憾碍事弗克遂。其叙載於明治十八年八月、青巒居士所校勘活字版傳光錄卷首。所謂黑

漆崐崘夜裏奔云云者是也。今刊亦載旃卷首。

一、活字版。重刊發凡。云及有此擧、得禪師弘濟慈德禪師所艸序文一編於故簡堆裏、誠奇遇也。則是恐當時書與先師之稿本乎。

一、今茲十一月十日。 聖上擧行登極之大禮。是千載一遇之祥典也。乃虔漢譯斯錄。以奉祝 聖壽無窮。蓋歷朝之宸念佛敎。叡恩齊天壤。乃如我宗。賜諡號於永瑩兩祖。不止一再。今謹譯祖典。以表仰賀之意。是草莽貧道欽慶一片之意矣。

一、此譯雖出欽慶之意。緣此得使鮮支人管窺平常心道、喫茶喫飯之樞關。亦望外之幸也。正法眼藏漢譯。稱却退一字參。明和中本光和尙之所爲。想當時我邦漢文隆布。譯者之意。在以資弘宣。今則時運際佛教祖道暨日本文運西漸之秋。覯教鮮支人拜覽之要。是亦昭代文明之賜也。

一、文章之於祖道。糟粕耳。葛藤耳。兎魚尙忘。矧筌罤乎。然而文亦載道之器矣。據漢文書秩。敲參眞乘。豈必局鮮支人耶。

一、由來佛典禪籍。多成於漢文。又偈頌韻文。日常誦讀經卷概爾。宗門要典。從參同契、寶鏡三昧。信心銘。證道歌。新豊吟。玄中銘。碧巖集。宏智頌古。乃至一代貝葉。及各宗聖典大率皆爾。如正法眼藏、傳光錄。雖爲國字垂訓。卷中所引據。則咸成於漢文者矣。矧大淸規。永平廣錄。瑩山淸規。信心銘拈提等。爲漢文弗俟言也。則研鑽佛典祖秩。夥不可不涉于漢文者。

於是乎。玄理妙緻。至渙焉泮焉如睹掌中之果。亦不爲無焉。予豈好奇逆世流。而作此擧耶。沙彌童行之撥叢上。或有所資。則幸甚。

一、禪書韻文。押韻多仄礎。如信心銘、參同契、寶鏡三昧、默照銘是也。古人苦楚可察也。故就原文讀。則言外無限妙旨圓轉矣。佛典祖籍。類旃者弗尠。是亦不可不知。

一、斯書據安政四年仙英和尚鏤梓祥壽山藏版本而譯。故無隱和尚序。瑩山瑾禪師（常濟太祖）傳畧考。凡載該本者。咸存厥舊。其揭常濟太祖圖像。則係今案焉。

一、所載瑩山瑾禪師（常濟太祖）傳略考者。止太祖行事梗槩。欲知厥詳悉。須拜覽日本洞上聯燈錄（卷二、二丁已下）所載同祖傳記、及太祖略傳（琢宗禪師編輯）圓明國師行實圖會（梵成和尚編輯）常濟大師御傳記（玄光和尚編輯）等之書。蓋雖是等之書。亦不過大海一滴。然而較幾於詳備。宛如承陽高祖之有承陽大師御傳記（說三和尚編輯）

一、拜覽斯錄者。要與正法眼藏暨光明藏三昧駢閱。蓋眼藏承陽高祖之暖皮肉骨髓。而明藏二祖雲師之暖皮肉骨髓矣。而斯錄則常濟太祖之暖皮肉骨髓也。前二竪横。正按旁撕最尊妙道。後者就聯燈。東提西拈三味王三。後學之徒。宜皆拜戴頂披親參實究。

一、投子之於大陽。面授授面。能禮所禮。傾瀉一器水於一器如

飲光之於釋尊。慧可之於達祖。父子相見。血脉貫通。豈有容疑之餘地耶。而古來間有爲荒唐曲枉之說者。則是爲杜撰無稽禪書所惑也。面山和尚。就年月日。製揭圖表。左徵右證。諄諄辨妄。以闢邪糺謬。宛如日輪中於午而大地沒闇冥。其書稱金剛杵。今如本錄。砭狹覺偏。海潤天高。婆心徹悃之慈誨。則閱本章（第四十四祖章）者。須與金剛杵併覽。卷首所載。奕堂禪師（弘濟慈德禪師）叙文之意。亦不外于此。

一、飜譯非義譯。止直譯。蓋恐傷本文也。故所不純乎漢文。亦不能無。出於不得已。但如文字。國文漢文。用法有異。則意缺通曉者。僅少改竄。例如處改所。又改亦。共改伴。辱改忝。此改是。尤改最。曾改嘗。至改到。只改唯。又嘗云改謂。或曰猥改漫。或妄卒改遂。或終只今改即今。此方改以來之類是也。覽者諒焉。

一、英師凡例中。加小注於二三個所。則係予之所爲也。

一、飜譯既成。恐文字有倒置助辭有失當貽誤於後人。因請斯道者宿服部士辰碩學。閱正一過。蓋出於愼謹之意也。

一、貧道無學無智。不顧僭踰。而敢譯祖典。恐有傷原文者。有譯字失妥者。博雅高賢。勿吝是正。

傳光錄布鼓

大正四年十一月

遠孫　陸　鉞巖謹識

請益者謂爲衆垂誡與三世之所謂請益之意異焉。

傳光錄布皷卷之乾

太祖常濟大師著

侍者　編

鉞巖謹譯

師於正安二年正月十二日。始請益。
釋迦牟尼佛。見明星悟道曰。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

夫釋迦尼牟佛者。西天日種姓也。十九歲而子夜越城。斷髮於檀特山。從是以來。苦行六年。遂坐金剛座上。容蛛網於眉間。安

鵲巢於頂上。葦穿貫坐。安住不動。六年端坐。三十歲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然悟道。最初獅子吼。有斯言焉。爾來四十九年。一日無獨居。無暫時不爲衆說法。一衣一鉢無缺。三百六十餘會。時時說法。終附囑正法眼藏於摩訶迦葉。流傳迨今。實流傳梵漢和三國。而正法修行。以此爲根本。將夫一期行狀。爲遺弟表準矣。設令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必老比丘之形。而靡變人人。故在世以來。正像末之三時。慕彼法儀者。摸倣佛之形儀。受用佛之受用。行住坐臥。罔片時不先自己。佛佛祖祖單傳來。而正法不斷絕。今之因緣。分明指說。設令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指說異。種種因緣。譬諭言說。不過箇道理。所謂我者。非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亦出生於此我來。不啻釋迦牟尼佛出生。大地有情。咸出生於是。如擧大綱之時、衆目悉擧。釋迦牟尼佛成道之時。大地有情亦成道。不翅大地有情成道。三世諸佛皆成道。雖則恁麽。於釋迦牟尼佛。無作成道之念。勿大地有情之外覩釋迦牟尼佛。設令山河大地。森羅萬象森森。悉是不出瞿曇眼睛裏。汝等諸人。亦立於瞿曇眼睛裏焉。不啻立也。換却今之諸人畢矣。又瞿曇眼睛。爲肉團子。而人人全身。箇箇壁立萬仭矣。故勿謂亘古亘今明明眼睛、歷歷諸人。諸人卽是瞿曇眼睛矣。瞿曇卽是諸人全身矣。若恁麽則喚何爲成道底之道理。且問大衆。瞿曇之與諸人成道乎。諸人之與瞿曇成道乎。儻謂

諸人之與瞿曇成道。謂瞿曇之與諸人成道。全非是瞿曇之成道。因不可爲成道底之道理。成道道理。欲親切會。須瞿曇諸人一時拂却而疾知我的。我之與大地有情也。與之我。非是瞿曇老漢。須子細點撿子細商量明我知與。縱令明我。不明與亦失一隻眼。雖然我之及與。非一般。非兩般。正汝等皮肉骨髓悉與也。屋裏主人公是我也。弗帶皮肉骨髓。弗帶四大五蘊。畢竟而言。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然則不可爲大地有情之會。設令轉變來于春夏秋冬。山大河地隨時異。當知是瞿曇老漢之揚眉瞬目故。萬像之中獨露身也。撥萬像也。不撥萬像也。法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又地藏曰喚甚麼作萬像。然則橫參

竪參。七通八達。當明瞿曇悟處會自己成道。恁麼公案。子細見得。一一流出乎胸襟。而不假前佛及今時人之語句。應以次請益之日下語說道理。山僧又惟箇一則下著卑語。諸人要聞麼。

一枝秀出老梅樹。　荊棘與時築着來。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世尊拈華瞬目。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摩訶迦葉尊者。姓婆羅門。梵迦葉波。此曰飮光勝尊。尊者生時。金光滿室。光悉入尊者之口。因稱飮光。其身金色。而具足三十

一相。唯烏瑟白毫之闕而已。多子塔前始値世尊。世尊曰善來
比丘。鬚髮速落。袈裟搭體。乃以正法眼藏附囑。行十二頭陀。十
二時中。不虛閑過。但觀形之醜悴、衣之麁陋。一會盡恠。由此每
處處說法之會。釋尊分座。令迦葉居。自是爲衆會上座。不啻釋
迦牟尼佛一會上座。過去諸佛一會。亦爲不退上座。當知是古
佛焉。勿唯排列諸聲聞弟子之中。爾靈山會上。八萬衆前。而世
尊拈華瞬目。咸不識心而默然。時摩訶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
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圓明無相法門。悉附囑大迦葉。所
謂彼時拈華。祖祖單傳來。而罔漫教外人知。故非經師論師多
禪師之所可識。實知不識厥實處。雖然恁麼恁麼。公案非靈山

會上。公案。多子塔前附囑時之言也。傳燈錄、普燈錄等所載。是
謂靈山會上之說非矣。最初附囑佛法之時。有如是之式。故非
傳佛心印之祖師。不知。夫拈華時節。又不明。夫拈華諸禪德須
子細參到。子細見得。知迦葉之爲迦葉、明釋迦之爲釋迦、遂單
傳圓明之道。拈華暫置。彼所瞬目。人人須明來。汝等尋常揚眉
瞬目。亦是與瞿曇拈華瞬目。一毫髮不阻。汝等語話微笑。及摩
訶迦葉破顏微笑。全毫髮無異。然而不明。彼揚眉瞬目的。則西
天有釋迦。有迦葉。自心有皮肉骨髓。許多眼華。多少浮塵。無量
刧來。未曾解脫。未來刧亦應沈淪。若一度識得彼主人公。則得
摩訶迦葉方在汝諸人鞋裏而動指。不知乎。瞿曇所揚眉瞬目。

一本迦上有曾之字

一本七上有曾之字

瞿曇即滅却畢。迦葉所破顏。迦葉即得悟來。是即吾有非乎。正法眼藏。却附囑自己畢矣。故不可喚爲迦葉。不可喚爲釋迦。曾無一法與他。無一法稟人。喚此爲正法。爲露伊拈華。令知不變。破顏令識長齡。恁麽師資相見。命脉流通。圓明了知。不渉心念。正坐斷意根。入鷄足山。覓俟慈氏下生。故摩訶迦葉。至今不入滅。諸人若親學道。子細參徹。則不迦◎葉不滅。釋迦亦常住也。故汝等諸人。從未曾生。直指單傳。而亘古亘今。築著磕著。故諸人勿思慕二千年前之昔。唯急辨道于今日。則得迦葉不入鷄足、方在扶桑國出世。故釋迦肉身今尚暖。迦葉微笑亦更新。到得恁麽田地。汝等却嗣于迦葉。迦葉却稟于汝等。不自七◎佛而至。

汝等。汝等正得爲七佛祖師。絕無始無終古來今。即是正法眼藏。附囑有在焉。由此釋迦得迦葉附囑。而于今有在乎兜卒天。汝等靈山會上。而有在不變易也。不見道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不翅靈山會上云所住處。豈有梵漢本朝。亦泄耶。如來正法流轉。一毫髮無缺。果然則此會應是爲靈山會。靈山應是爲此會。唯因諸人精進。及不精進。而諸佛頭出頭沒耳。今日頻辨道。子細通徹。則釋尊直出世矣。唯由汝等自己不明。釋尊昔日入滅。汝等既爲佛子。曷可殺佛哉。故當急辨道、速與慈父相見。尋常釋迦老漢。與汝等行住坐臥。與汝等言語伺候。而無一時相離。恰如劉隱峰在洞山背一生若不

覩夫老漢。則諸人悉咸爲不孝之人。既曰佛子。而若爲不孝者。則千佛之手不逮。今日大乘子孫。又爲指說恁麽道理。有卑語。諸人要聞麽。

可知雲谷幽深處。　更有靈松歷歲寒。

第二祖阿難陀尊者。問迦葉尊者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大悟。

夫阿難尊者。王舍城之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世尊從弟也。梵語曰阿難陀。此曰慶喜。又曰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容顏端正。而十六大國亦無爲隣瞻者皆歡喜。故名焉。多聞第一。聽明博達。爲佛之侍者。二十年矣。佛之說法。無不宣說。佛之行儀。無不學來。世尊傳附正法眼藏於迦葉之際。同附囑阿難曰。宜副貳傳化。由此隨迦葉。亦二十年。而所有正法眼藏。無悉不通達。夫祖師之道。不類于他家。應以此爲證本。阿難既爲多聞第一。廣學博達。佛之面聽許多矣。然而猶無傳持正法開明心地。迦葉在畢婆羅窟。結集如來遺教之時。阿難因未證果。不得不許入彼室。時阿難密思惟。速證阿羅漢果。而欲入。迦葉曰。既證果。當現神通而入。時阿難現小身。從戸鑰穴入。終入畢婆羅窟。諸弟子悉曰。阿難爲佛給士。多聞而廣學。如傳一器水於一器。纖

少無遺漏。願請阿難。而再說焉。迦葉告阿難曰。衆悉望汝。汝再陞座。請宣說焉。時阿難密護如來附囑。又稟迦葉所請。遂立禮衆足。陞座宣說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而一代聖教。悉宣說焉。迦葉告諸弟子曰。與如來所說異否。諸弟子曰。與如來所說。一字無異。諸弟子皆是三明六通之大羅漢。聽罔遺漏。異口同音曰。不知疑是如來再來乎是阿難所說乎。讚歎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身矣。如來所說。至今流轉。阿難所說也。實知斯道。不遑多聞。不遑證果。當以是爲證據。然而猶隨迦葉者二十年。至今因緣之處。而始大悟。既爲如來成道夜誕生之人。華嚴等所不聽。然而得佛之覺三昧。而宣說所不聞。然而於祖師道不入。則與

◎◎一本訣著作決擇

我等不入。全以一同也。抑阿難乃往過去之昔。空王之會座與今釋迦佛。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矣。阿難好多聞。故未成正覺。釋迦佛修精進。由此成等正覺。實知多聞。爲道障礙。是其證據也。故華嚴經曰。譬如貧窮人算他寶。自無半錢分。多聞亦復如是。惟親切訣◎著◎斯道。勿好多聞。直須勇猛精進。然敢保爲傳衣之外可更有事。因一日問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知時到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應聲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應聲大悟。佛衣自然。來入乎阿難頂上。其金襴袈裟者。正七佛傳持袈裟也從是以下十行。蓋注也。一本有之。故載于此也。彼袈裟有三說。一如來從胎內持。一從淨居天奉。一獵師奉之。又外有數品

佛袈裟。自達磨大師。曹溪所傳袈裟。青黑色而屈眴布。至唐土附青褙。今納六祖塔頭。爲國重寶。是智論所謂如來著麁布僧伽黎是也。彼金襴者金氎也。經曰。佛姨母。手自紡緝金氎袈裟。持上佛是也。是多品中之一二耳。如其靈驗。數多因緣在經書。曩昔婆舍斯多尊者。遭惡王難。火中放五色光明。火滅而後。佛袈裟安然。信爲佛衣。（上之十行。蓋瑩祖自注）傳授慈氏者。其是也。正法眼藏。無附囑兩人。唯迦葉一人。得如來附囑。又阿難二十年給士。傳持正法。然則當知此宗有教外別傳。而近來輕忽爲一同。若一同則阿難即三明六通羅漢。受如來附囑。稱第二祖阿難乎。今會經教。有優阿難之人耶。若有超過阿難之人。則應允教意一焉。若

果謂一。則那煩二十年給士。而今至倒却竿刹著之處而明焉。當知經意教意。固不可爲祖師道。非佛不佛。給士縱令爲侍者。無所通佛心。則爭傳其心印。當知不依多聞廣學。設令賴心叡耳聽。聞持諸書籍聖教、一字無所遺落。心若不通、則如徒算隣寶。憾經教非無其意。然而因阿難未通耳。何矧東土、日本、依文解義。不得經意乎。更須領會。佛道不忽諸焉。通一代聖教之阿難。以如來弟子而宣說。誰不隨從。然而給士隨從于迦葉。而大悟之後。再宣說焉。當知恰惟如火合火明參于實道。當棄已見、舊情、憍慢、我慢。廻初心而會佛智。所謂今之因緣。平素思傳金襴袈裟爲佛弟子之外更無別。然而隨迦葉。親給士而後。更有

所通焉。迦葉知時既胥契而召阿難。宛如谷神隨喚作響。阿難即應。如石火離石而出。夫召阿難非呼阿難。響應而非答。謂倒却門前刹竿著者。西天之法。佛弟子及外道等。欲論義之時。兩方建旛。若一方敗之時。輒折倒此旛。敗時不鳴鼓鐘而表敗。所謂今之因緣。如迦葉及阿難相雙建旛。到此阿難既出身。則迦葉宜捲旛。一出一沒也。然而今之因緣非爾。迦葉是刹竿。阿難是刹竿。若刹竿則箇理不可顯。刹竿、一度倒時。刹竿應即現。迦葉指說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由師資道通。言下大悟。大悟之後。迦葉即倒却。山河倶崩壞。由此佛衣自然來入阿難之頂上矣。然而勿以這因緣止于赤肉團上、壁立千仭。勿執于淨潔當進以識谷神之有在諸佛番番出在。祖師代代指說。唯是此事也。以心傳心。遂匪人所識。設令卓爾赤肉團的迦葉阿難顯現來是那人之一面兩面出世也。勿以迦葉阿難爲那人。今汝等諸人。箇箇壁立萬仭。夫那人之千變萬化也。若識得那人。諸人一時埋却。若然不可求倒却刹竿於我外。今日大乘子孫。又惟著語。諸人要聞麼。

藤枯樹倒山崩去。　溪水瀑漲石火流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問阿難陀尊者。何物諸法本不生性。阿難指和修袈裟角。又問何物諸佛菩提本性。阿難又取和修袈裟角引時。和修大悟。

師者摩突羅國之人也。梵曰商諾迦。此曰自然服。和修生時。著衣而誕。從是已來。夏爲涼衣。冬爲煖衣。乃發心出家之時。俗服自爲袈裟。如佛在世蓮華色比丘尼。不啻今生恁麽。和修曩昔爲商人之時。奉氈百丈于百佛。從是已還。世世生生之間。著自然服。大凡一切之人。捨本有未到當有之間。名爲中有。其時姿態。悉咸不著衣。今如和修尊者。則中有而著衣。又商那和修者。西域九枝秀草之名也。聖人生時。此草生淨潔地。和修誕時。此草亦生。因是名焉。在胎六年而生。往昔世尊指一青林。告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我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者。出此處而轉妙法輪矣。一百年後。今師誕于此。遂稟慶喜尊者附囑。

乃駐這林。轉法輪降火龍。火龍歸伏。奉獻這林。是實不違世尊來記矣。然和修尊者。原雪山仙人也。投阿難尊者。有今之因緣。所謂何物是諸法本不生性。實是人所未問。而和修獨問。誰無諸法本不生性乎。然而不知有之。又無問焉。爲甚謂不生性。萬法諸法。雖悉出生於此處。而箇性遂無出生者。故謂不生性。故悉本不生也。山非是山。水非是水。故阿難指和修袈裟角。夫袈裟者梵語。此曰壞色。曰不生色。實是非可以色睹。又上自諸佛。下至一切螻蟻蚊虻。其依報正報。悉是色也。一邊所見如是。然而即亦是非聲色。故無三界之可出。無道果之可證。雖如是會。和修再問。何物諸佛菩提本性。雖曠大刧已來。不錯恁麽。一度

不知有。則徒爲眼所礙。故爲明諸佛出生之處。恁麼問焉。令知從喚而應。隨擊而出。而令知故取和修袈裟角而引。時和修大悟。實夫雖無量劫已來不相錯。如此。如不一度築著。則不可知自己之爲諸佛智母。繇是諸佛番番出世。祖師代代指說。雖嘗無一法之可授人。更無一法之可受他。當如揉于自面而觸于鼻孔。參禪須自參悟。悟了則宜會于人。若不會于人。徒依草附木也。須實參禪不可徒爾、一生不可閑過、以今和修之因緣而明矣。不可徒發自然天然之見。不可先已見舊見。又當思惟。佛祖之道。擇人擇機。非吾等之所堪。恁麼所見。實是愚劣中愚劣也。昔人孰是不父母所生身。孰是不恩愛名利人。然而一度既

參之時。必參徹矣。故自天竺臻我朝。正像末三時之異。證果聖賢。充山塡海。然則汝等諸人。具足見聞。既不異古人。設到何處。應悉言汝等箇人也。與迦葉阿難。四大五蘊。無所變異。由何於道。可異於古人。相承唯由不究理辨道、非徒失却人身。遂不知有已、不可如此空。而阿難重師迦葉。阿難陀又接和修。師資之道傳通。如此流通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佛在世靡異。故毋恨不生佛生國。毋悲不遭佛在世。昔厚植善根。深結般若良緣。由此聚大乘會裡。實是如與迦葉雙肩、與阿難交膝。然則一日爲賓主。終身便佛祖。勿漫封于古今之情。勿滯于聲色之法。夜間於是。日裡於是。勿虛閑過。當子細辨道功夫、到古人徹處、受

今時印記。惟明適來因緣。又有卑頌。要聞麽。

萬仭巖上無源水　穿石拂雲湧沸來
散雪飛花縱亂亂　一條白練絶塵埃

第四祖優婆毱多尊者。執事和修尊者三載。遂爲落髪作比丘。尊者因問曰。汝身出家耶。心出家耶。師曰。實是身出家。尊者曰。諸佛妙法。豈拘身心。師乃大悟。

師者吒利國之人也。又名優婆崛多。姓首陀。自十五歲。參和修尊者。十七歲而出家。二十二歲而證果。行化摩突羅國。得度者太夥。由此魔宮震動。波旬愁怖。每獲證果人。投四指籌於石室。厥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一肘者二尺也。用彼一生間得度得之籌。荼毘。得度人多。宛若如來在世。故世擧號曰無相好佛。波旬爲惱。窺入定時節。遂竭其魔力。欲以害正法。尊者乃入三昧。而觀其所由。波旬又闞之。密持瓔珞。繫旃頸。時尊者又思伏渠。起乎定而乃取人狗蛇三屍。化作華鬘。軟言慰諭波旬曰。汝與吾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用相報酬。奉波旬大喜。延頸受旃。乃變而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而大生憂惱。竭己神力。不得捨。不得解。不能移動。乃昇六欲天。告諸天

主。又詣梵天。求其解脫。彼各告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還依十力弟子。可求解脫。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曰。汝自今後。於如來正法。更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自唱口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如此施佛法威驗。宛若如來在世。十七歲落髮之際。和修問曰。汝身出家耶。心出家耶。夫佛家本有身心二出家。所謂身出家者。棄恩愛。離家鄉。剃髮染衣。不蓄奴婢。爲比丘。爲比丘尼。十二時中辨道來。故時無虛過。外

無所願。故弗怡生。弗倶死。心如秋月皎潔。眼如明鏡無翳。不求心。不望性。聖諦且不爲。矧世執乎。如此之來。而不住凡夫地。不拘賢聖位。轉爲無心道人。是即身之出家人也。所謂心出家者。弗剃髮。弗染衣。雖設住在家在塵勞。如蓮之不染泥。玉之不承塵。雖有因緣有妻子。而覺如芥如塵。而一念無愛心。一切無貪著。如月懸空裡。似玉走盤上。閙市中睹閑者。三界中明刧外。知斷除煩惱亦病。諦趣向眞如亦邪。涅槃生死是空華。菩提煩惱倶不管。是即心之出家人也。故問身出家耶、心出家耶。然不如是之出家。非是出家。故作此問來。然毱多答曰。實是身出家。不存心于此。不說性。不談玄。但知四大五蘊之身。方是出家。不運

而至得。故明如意足。不求而得。故明不可得。如是之故。曰實身出家。然而諸佛妙法。不可爲這箇見解。故和修指說曰。諸佛實是非身出家。非心出家。非以四大五蘊可見。非以理性玄妙可證。故聖凡俱解脫。身心同脫落來。如虛空無內外。似海水無表裡。設令幾許妙理。無量法門。千萬差別。唯說這事來。然則唯我獨尊。不可謂佛。不可謂無來無去。誰道父母未生。道空劫以前。到達此處。而超越生不生。解脫心不心。如隨器水。如倚物空。捉而無充手。探而無得跡。便是諸佛妙法矣。到達此處。鞠多無存。和修無起。故不以動靜。不以去來。縱令有是非有彼我。而如水底之聲。似空中之無端。然一度不覺觸。則千萬法門。無量妙理。

一本迅上、有雷之字

徒爲業識流注焉。如是指說之時。鞠多尊者。忽然大悟。恰如靑天有忽雷之霹靂。似大地有猛火之發生。不迅雷一度震而斷鞠多耳根。遽喪命根。猛火焰焰。諸佛法門。祖師頂顙。悉化灰燼畢矣。恁麼灰燼。現號鞠多尊者。堅如石。黑如漆。幾回失人之本色。打碎全身。徒投籌而取空之數。焚空而遺空之跡。今日大乘兒孫。思繹迹於雲外。著言於靑天。諸人要聞麼。

家破人亡非內外　身心何處隱形來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曰。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所故。即心不生滅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

相。其體亦然。毱多曰。汝當大悟自心通達。師乃大悟。

師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一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方流。師參毱多尊者。初語此事。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大山者我身也。泉涌者汝發智慧。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師元名香象。因易今名。梵曰提多迦。此曰通眞量也。師聞說已。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廻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自然師禮拜隨從。卒求出家。毱多問曰。汝志求出家。身出家耶。心出家耶。師曰。我來求出家。非爲身心。毱多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師曰。出家者。乃至。師乃大悟。實是出家者。顯無我我之我。故非以身心可辨。此無我我之我。即常道也。非以生滅可測。故非諸佛。非衆生。矧四大五蘊。三界六道乎。故心無形相。縱令有見聞。有覺知。而遂非去來。非動靜。如此見得。即是知得心底漢。可謂猶是聞解矣。故提多迦雖恁麼解。毱多點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宛似貿易物下皇帝之印。王印若題時。非是毒。非是疑。又非是公物。故人使用來。師資道胥契如是。雖設無理不通。無道不明。須大悟而始得。一度不大悟者。徒作知解。

一本叉作杈。

客。而遂弗通心地。故佛見法見未免。自縛他縛。何時之脱。然則設令四十九年說。一字不遺落。三乘五乘。一法不錯謬。一度不大悟。難允眞衲子。然則假令講得千經萬論。令佛影向。令大地震動。令天華亂墜。而早是座主見解。未本色之衲僧。然則不可會三界唯心。不可會諸法實相。不可會悉有佛性。不可會畢竟空寂。實相尚是泥節目。皆空却同落空。悉有亦似性靈唯心未免覺知。然則思求此事之人。有求於千經萬論中者。恨爲捨父逃逝之漢也。故一一打開自己寶藏。運出一大藏經之時。聖教自獲爲我有。若不恁麼證得。則佛祖悉是汝之怨讎也。故曰那箇魔魅敎汝出家那箇魔魅敎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恁麼故曰出家非爲身心。雖如此解。尚是非本色衲子。再指出始得大悟而通。然則諸人者。子細辨道。綿密功夫。無依文解義。無認覺辨靈。雖大破壞乾坤大地凡聖依正而往返前後。無一絲障礙。雖出入上下。無一塵隔歷。而應更虛空剜窟籠平地起波瀾看得佛面。識得悟道明心。胡蘆藤種纏胡蘆來。一顆圓光。回珠玉來。知有佛祖堂奧之事。而始得爲適來因緣。思敢著卑語。要聞麽。

得髓須知得處明　輪扁猶有不傳妙

第六祖彌遮迦尊者。五祖因示曰。佛言修仙學小。

似繩牽挽。汝可自知。若棄小流。頓歸大海。當證無生。師聞契悟。

師者中印度人也。爲八千仙人長者也。一日率衆瞻禮提多迦尊者。曰。吾昔與師。同生梵天。吾遇阿私陀仙人。受仙法。師者遇十力弟子。修習禪和。從是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虚。今汝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師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曰。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證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和尚慈悲。令我解脫。尊者時出家受具。餘仙衆初生我慢。時尊者示大神通。仙衆於此倶發菩提心。一時出家。故八千仙衆。爲八千比丘。相隨欲出家之際。尊者示曰。佛言修仙學小乃至。師聞契悟。夫學仙雖得壽命長遠。得神通妙用。通理過去八萬劫、未來八萬劫而已。無前後遠鑑焉。雖修非相非非想入無心想定。悲雖生非想天。爲長壽天、而得喪色體。尚是有業識流注之分。參佛亦不得。通道亦不得。彼業識報盡之時。回墮在無間獄。故似繩之牽纒。終無解脫分。小乘學者。雖證初果、證二果、證三果、證四果、證獨覺。猶是身心中修習。迷悟中辨道也。由此初果聖者。歴八萬劫。始爲初心菩薩。二果證者。歴六萬劫。始爲初心菩薩。三果聖者。歴四萬劫。始爲初心菩薩。獨覺聖者。歴十千劫。入菩薩道。雖善因遂歸。恨緣此輪轉業猶不斷。亦是似繩之

牽挽。匪本解脫人。雖實夫破八十八使見思、塵沙無量惑、而無
纖塵之可留、無一毫之惑。徒爲有爲功業。而遂非無漏佛果。然
則返本還源。待悟爲則之辨道。悉皆類旃。故諸人者。無亦莫要。
恐同落空亡之外道。不可駐空劫威音。亦是似魂不散底之死
人。勿認妄法空華思達眞實本性。却是類斷無明證中道之聖
者。無雲之處與雲。無玼之處生玼。宛伶俜他國之窮子也。無明
迷醉之貧客也。須惟汝是誰人。說生前說死後。更存何過未今
乎。曠刧以來。片時罔胥錯焉。從生至死。唯是恁麼也。雖然一度
不築著。則可徒迷惑根境不知自己者疎却目前也。故身心之
所生起亦不識。萬法之所流出亦不辨。無故思拂。無故希覓。如

一本見作甄

是之故。使佛煩出世。使祖師懇垂誡。雖恁麼垂誡垂手。尙爲自
己知見所迷惑。而或說不知。或說不分。非眞個無明。非親切函
蓋。徒在思量計較中。而見別正邪來。不知乎。汝等諸人。隨呼而
應。隨指而趣。是匪生於擬慮。匪起於覺知。正是汝之主人公矣。
厥主人公。無面目。無體相。然而動著沒憩時。由此箇心生來。名
之曰身。從箇身凝結。然四大五蘊。八萬四千毛孔。三百六十骨
節。合成爲汝等一身。似玉有光。如聲帶響。故生來死去。一時無
虧闕之處。一時無剩餘之處。恁麼生滅。生而無生之始。死而無
死之跡。宛如海中波浪起而無痕。又如波浪之不滅。去兮去兮。
而不嘗適別處。唯海之消息。而大波小波。與而不消。汝等之心

一本品作科

亦復如此。動著無息時。故爲皮肉骨髓形成來。爲四大五蘊使用來。又爲桃花翠竹顯現來。爲得道明心悟證來。聲色品分。見聞道異。爲著衣喫飯而受用。爲言語事業而運用。分兮分兮。而非差別之法。顯兮顯兮。而不住體相。宛如幻人傀儡諸幻術。如夢中出生諸形像。鏡中萬像雖千變萬化。只箇一面之鏡也。儻不如此知。徒修仙學小來。則沒解脫之期。諸人悉是沒縛之者。詎有新脫耶。迷悟本無。縛脫先離。不是無生耶。不是大海耶。小流在甚處。塵刹微塵刹。悉法界海。溪流瀑漲。江河旋洄。咸是海上潑轉也。而無可舍之小流。無可取之大海。恁麼之故。節目自除焉。舊見一度改焉。捨仙出家。是即宿緣契發也。然諸人恁麼參來參去。心語即通。實是親友與親友相見。自己與自己點頭來。俱游泳性海中。片時蔑隔歷。實恁麼感發。則是宿緣可開發也。不見乎。馬大師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聞如是說。而不可會法性中有衆生。謂法性。謂衆生。如謂水及波。故藉言說水說波。豈是多種耶。今朝又說破因緣。更有卑頌。大衆要聞麼。

縱有連天秋水潔　何如春夜月朦朧
人家多是要清白　掃去掃來心未空

第七祖婆須密多尊者。置酒器於彌遮迦尊者前。

作禮而立。尊者問曰。爲是我器。爲是汝器。師思惟。尊者曰。爲是我器者。汝之本有性。若復汝器。我法汝當受。師聞大悟。無生本性。

師者北印土之人也。姓頗羅堕。常服淨衣。手持酒器。遊行閭里。或吟或嘯。人謂之狂。不顯姓名。然彌遮迦尊者。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起。尊者謂徒衆曰。是道人氣也。是必有大士。爲吾法嗣。言未了。師即到乃問曰。識我手中物否。尊者曰。是觸器而負淨者。師乃置酒器於彌遮迦尊者前。乃至。大悟無生本性。時酒器忽然不見。尊者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

示本因。師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堕。名字婆須密。時尊者示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堕。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師聞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如來一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牟尼佛法中。可續聖位。由此遂列第七祖。師未至尊者處之時。十二時中。持酒器。無舍實是表準也。這器朝之要焉。暮之要焉。受用無碍實表是爲其器。繇是參學最初問曰。識我手中物否。設會心是道。明身是佛。而猶是觸器。故若觸器則可必負淨者矣。須爲亘古今而會。須爲本來具足而知。皆是觸器也。說何古焉。說何今焉。

何謂始焉。何謂末焉。如是所見。可必負淨者。聆理之最。師即置酒器。是即歸尊者之表準也。是故問爲是我器。爲是汝器也。既非古今論。離去來見。到此時。爲是我乎。爲是汝乎。思惟非是我非是汝之處。即示曰爲我器者。汝之本有性。然則非是彌遮迦器。若復汝器。則我法汝當受。故非婆須密器。非我與汝之器。故器亦非器。故器即隱矣。實一段始終因緣。匪今人所能可知。設令參來參去。臻達諸佛諸祖師盡力不到之處。亦是觸器。可必負淨者。夫眞箇淨者。淨亦不立。故器亦不立。故師資之道相契。通途無碍故。我法汝當受。汝之本有性故。無一法受他。無一法授人。恁麼參徹之時。亦可謂師。亦可謂資。故子即昇師之頂。師即降子之足。此時沒兩物。沒分析。故叵稱器。則器隱矣。此道正通之表準也。今日儻臻得這田地。非從來之身心。故難云亘古亘今。何矧有稱生死去來耶。有存皮肉骨髓耶。實是虛凝一片田地。遂沒表裏。沒內外。今日又惟著卑語。擧適來因緣。大衆要聞麽。

霜曉鐘如隨扣響　斯中元不要空盡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値七祖婆須密多尊者曰。今來與師論義。尊者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師知尊者義勝。悟無生理。

師者迦摩羅國之人也。姓瞿曇氏。頂上有肉髻。辨捷無礙。第七祖婆須密多尊者。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師於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尊者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實夫眞實義非可論。眞實論又不帶義。故有論有義者。是非義非論。故曰若擬論義。終非義論。終無一法可爲義。無一法可爲論。然佛無二種語。故覽佛語者。見佛身也。見佛身者。證佛舌也。然則設說心境不二。猶是非眞實論。設謂不變易。猶是非義。故謂無言可演、無理可顯。猶是非義通。說性即眞心即正。亦又是何論乎。然謂光境俱亡。猶是非眞實論。光境不俱亡。亦是非義。然則說賓說主。說一說同。又是非義之論。到此文殊大士說無言無說。而是非眞實之宣。維摩大士。據座默然。而又是非義之論。到此處文殊猶見錯。維摩猶曰錯。何況智慧第一舍利弗。神通第一目犍連。見此義未夢見焉。恰如生盲之不觀物色。然佛言佛性聲聞緣覺所夢未知也。大般涅槃經卷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云。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雖十住菩薩、猶遠望鶴、錯是水乎是鶴乎、且計較思惟見良是鶴。猶不是決定矣。同經同品云。善男子譬如渴人行於曠野。是人渴逼徧行求水。見有叢樹。樹有白鶴。是人迷悶。不能分別是水是樹。諦觀不已。乃是白鶴乃以叢樹。善男子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然十住菩薩。猶是見佛性不明了。同經同品云。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然少頼如來所說。知有自性而歡喜曰。我無量劫。流轉生死之間。不辨此常住。則爲無我所惑亂也。同經同品云。十住猶未能見所有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是菩薩摩訶薩既得見已。咸作是言。甚奇也世尊我等流轉無量生死。常爲無我之所

一本具作是。

惑亂。然謂絕見聞、忘身心、避迷悟、離染淨。而見此義。夢也見不得。故勿向空中而求。勿於色中而求。何況求于佛。求于祖乎。然諸人者。曠大劫以來至今日。幾回經歷生死。幾回起滅身心來。或應思惟。此生死去來者。夢幻妄想矣。殊可笑。是何說話。夫有生死去來者乎。何謂眞實人體乎。何謂夢幻妄想乎。故不可做虛妄會。不可做眞實會。若會虛妄會眞實。則造此處而始終不是。故此一段事。子細須參徹始得。莫謾擬空擬正、以想恁麼處。設謂如平坦之水、諦淸潔淸淨、如虛空無染淨。終未明得此處乎。洞山和尙。謂參潙山雲巖。倏與萬法同參全身說法。猶是不具在矣。由是雲巖重慰曰。承當這事。應子細矣。由此疑猶有殘

一本會上有曾之字

存。暫辭雲巖適他所。渡水之時。覩影速得此事。說偈曰。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如如是解而遂爲雲巖嫡子。爲洞宗之根本矣。然不會◎全身說法。露柱燈籠。塵塵爾。刹刹爾。法法爾。謂會三世一切說。猶有不至處而慰焉。何況今人會乎知見中。而會心是佛。會身是佛。或不會佛道。應如何。但觀春華開。眺秋葉散。而謂法住法位。是堪啞者也。佛法如是。則由何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然上自釋尊。唐土以來祖師。佛祖位中無別。誰是不大悟乎。人每依文解義。以爲義爲論者。有幾多之佛祖焉。故抛擲渠。參徹此處。而得自爲佛祖。故祖師道。殊不大悟大徹。

匪其人焉。故純淸絕點亦不安。虛空明白亦不住。故船子和尚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純淸絕點。是非藏身處也。謂光境俱忘。猶謂莫藏身于此處。更沒古今之可說。沒迷悟之可論。恁麼參徹之時。十方無壁落。四面又無門。處處脫白露淨也。故大須子細。勿卒爾焉。今朝欲說破此因緣。有卑頌要聞麼。

善吉維摩談未到　目連鶖子見如盲
若人親欲會這意　鹽味何時不的當

第九祖伏駄密多尊者。聞佛陀難提說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師乃大悟。

師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佛陀難提。行化至提伽國城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足不蹈地。知觸穢耳。則是吾嗣。言訖長者出投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尊者見之。如是云聞。師即遽起。禮拜而說偈相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

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乃至。非合非離。時師聞妙偈。即行七步。尊者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云云。實父母非我親。諸佛非我道。故思正知親。非可比父母。思正知道。非可學諸佛。所以者何。汝之見聞。終不假他耳目。汝之手足。不用他動靜。衆生亦恁麼。諸佛亦恁麼。渠學是。是學渠。終非是親。豈可爲道耶。護持保任恁麼道理之故。口不言。足不履。良經五十年矣。實是大乘器。當不在觸穢中而已。謂父母非我親。即是汝之言也。是正與汝心親。謂諸佛非我道。而足不遂履。即汝之行也。合于道矣。然則外求有相佛。遂是非行矣。由此祖師門下。不立文字。直指單傳。而見

性成佛將去。故欲教人知直指而令單傳。罔他榜樣。但教人直坐斷意根下口邊生白醭將去。是非忌言。非嘉默。令汝心知恁麼也。如清水。如虛空。純白清潔。而和融無碍也。故自心之外。無顯現一物。已靈之上。無纖塵可遮。全體明瑩。不列于珠玉。毋用日月光明比自己光明。毋用火珠光明比自己眼睛。不見道人人一段光明。爀爀如千日並照。闇者向外覓。明者不向內存。當靜臆念。無以內爲親。無以外爲疎。雖古往今來如是。勿自到自起來。故祖師親切相見。唯恁麼相逢。更無多子。應以適來因緣而明矣不言必憑修證而可到。不言憑參學而可窮。唯汝之心。全與汝親。謂汝正是道。是外有相佛亦弗求。無相佛亦弗求。實

知汝合誰乎。離誰乎。遂非合非離。設說是身。非是離。設說是心。非亦是合。雖到恁麼田地。勿身外覓心。設令生死去來。非身心作。諸佛亦恁麼保任。而常證于三世。諸祖亦恁麼保任。而現來于三國。諸人者亦恁麼保任。而莫更爲分外。十二時中。遂未相錯。十二因緣。却是轉法輪也。抵此田地之時。五道輪轉。自大乘之瓶軸也。四生受業。祇是自己活計。假令說情說非情。恰眼目異名也。假令謂衆生心意別稱也。勿爲勝心而劣意。豈爲賤眼而貴目哉。這箇田地。遂無根塵之境界。無心法之所見。故人人悉是道。事事總靡不心。今朝又欲指說此因緣。有卑語。大衆要聞麼。

莫言語默涉離微。　豈有根塵染自性。

第十祖脇尊者。執侍伏馱密多尊者左右三年。未嘗睡眠。一日尊者誦修多羅。及演無生。師聞悟道。

師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師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其光照四衆。既覺遂生。伏馱密多尊者。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當出家。尊者爲落髮授戒。處胎六十年。生後八十年。都盧一百四十年也。始發心焉。老耄者極老耄矣。由此將發心之時。人

皆諫言。汝既老耄。徒混清流。是何爲焉。出家有二種。一習禪。二誦經。非汝可耐。師聽世人訕嘲。自誓而曰。我出家若無學通三藏得三明。誓脇不著席。如是矢誓。而晝參學誦經。夜安禪思惟。終不睡眠。初將出家之時。祥光燭座。因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神忘疲三年。遂學通三藏。開三明智。一日尊者。誦修多羅。演無生時。師聞悟道。遂列第十祖。可知佛祖功業。而如此精進忘疲。參學誦經。安禪思惟。祖師亦尋常。誦修多羅。及演無上。是修多羅者。正眞大乘經也。雖同佛說。非大乘經則沒誦。非了義經則沒依。此大乘經者。不說拂纖塵。不道除妄想。了義經者。不必盡理盡妙。即盡其事來。所謂盡事者。自諸佛發心。至菩提涅槃。說三乘五乘來。刧國名號。無咸以不盡。此之爲了義也。然則須識佛經如是。設令道得一句。通得一理。一生參學事。不了畢者。叵許即是佛祖。然則必也精進忘疲。發心拔群。修行絕倫。子細參到。委悉究辨。以夜繼日。立志與力。佛祖出世本懷。自己保任旨趣。悉明辨而於一生間。無理不通。無事不竭。應即是佛祖。近來祖師道頽廢。由無參學實處。遂以通一言通一理思足。恐應是增上慢之類。大可惕惧。不見道也。道如山登則倍高。德如海入則倍深。入深究底。登高極頂而始爲眞佛子矣。身心莫徒放捨。人人悉道器。日日是好日。但因子細參兼不參。有徹人未徹人。非必擇人。非擇時者。當以今因緣知。既百四十餘老耄矣。

然而由志無二。精神忘疲。遂於一生參學畢矣。實可憐之老骨身。而侍左右三年。終不睡眠云。今人殊有老而怠。遂追憶往古先聖。寒苦不爲寒苦。暑熱不爲暑熱。而勿思斷身命。勿思心慮不及。若能如是。則應稽古之人矣。是即應有道之士矣。若如有稽古爲有道者。孰不是佛祖。既謂誦修多羅矣。夫誦修多羅者。不可必止口誦手取以轉經。子細探佛祖屋裡。而徒不功夫于聲色中。不安履于無明胎中。處處智慧發生。時時心地開明。須誦修多羅。十二時中。恁麼行履來。如曾不依倚者。即是可無不達體無生本性矣。不知乎。生來而無所從來。死去而亦無去處。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起滅時共不懈。故生非是生。死非是死。然參學人勿以生死繫心頭。勿以見聞自隔阻。縱令爲見聞爲聲色。自光明藏也。自眼根放光明。爲色相莊嚴來。自耳根放光明。聞音聲佛事得。手裏放光明。轉自轉他。脚下放光明進步退步。今日又思爲指說恁麼道理著卑語。要聞麼。

轉來轉去幾經卷　死此生彼章句區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合掌立脇尊者前。尊者問曰。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師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

尊者曰。汝非諸佛。諸佛亦非也。師聞此言。經三七日。修行得無生法忍。告尊者曰。諸佛亦非非尊者。

尊者聽許付正法。

師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地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者。合掌立。云云。尊者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尊者知師意。即度出家。令具戒法。適來因緣。夜奢尊者。元來是聖者也。

由此說。我心非往。我心非止。諸佛亦然。然猶是兩箇見也。所以者何。會我心如是。諸佛如是。緣是尊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眞實得達人。猶是自救不了也。何況有存諸佛乎。蓋是說。汝非諸佛。是非以理性可知。非以非相可辨。故非以諸佛智可知。非以自己識可測。故從聞此言。三七日間。修習行道沒措焉。遂一日覺觸。方忘我心。解脫諸佛。謂之悟無生法忍。因遂通此理。無邊表無內外。說其得處曰。諸佛亦非尊者。實是祖師之道。非以理可通。非以心可辨。故非以法身法性萬法一心。爲究竟。故不變亦不可說。淸淨亦不可會。何況會空寂乎。辨至理乎。故諸家聖者。悉詣這處。回初心再開明心地。直通入路。速破己見。當

以今因緣而知矣。既因是爲聖者。來時地即變。有德風靡偃物之力。然而尚三七日間。修習達此處。故諸人者。子細明辨。勿僅用小德小智己見舊情定宗旨。大須子細始得。今朝又欲會此因緣。忝以卑語。大衆要聞麼。

我心非佛亦非汝　來往從來在此中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物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師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師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師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尊者曰。汝被我解。師豁然省悟。

師者波羅奈國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即參夜奢尊者處。最初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實參學最初。可必尋者是佛也。三世諸佛。數◎代祖師。盡是云學佛之漢。若不學佛者。悉是名外道。故非以音聲可求。非以色相可求知。故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足以爲佛。因問我欲識佛何物即是來。即示曰。汝欲識佛。不識者

◎一本、數作歷

是。所謂不識者。正是馬鳴尊者也。豈他哉。未知時知時。罔別之保任。罔他之樣子。故從昔及今只如是。有時帶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帶三頭八臂。沈于五衰八苦。有時披毛戴角。有時鐵擔架鎖。常居三界中。保任自己行履。頭出頭沒于自心之中。而帶異面來。故生來亦不知是何者。死去亦不知是何者。欲著形而是非可造作之法。欲安名亦是非可建立之事。故從劫至劫。曾無所知。隨我伴我。而都無辨焉。聽適來因緣。多解曰。若或有知者。即是違佛。無知無分。正應是佛矣。今之不識。恁麼會者。何煩夜奢尊者。恁麼示焉。從冥入冥。唯如是都不恁麼故。直示曰。不識者是也。馬鳴猶不明。唯是以從來謂不知解今之所示。故曰。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重示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佛。非可求于其外。不知者即是佛。豈可曰不是乎。師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夜奢復問。鋸義者何。師曰。與師平出。馬鳴又問。木義者何。尊者曰。汝被我解。師豁然省悟。實汝如是。我如是。八字打開。兩手分附。汝的我的。不受一點。吾的汝的。不假少分。由此平出。恰如鋸焉。故曰鋸義。師解曰。吾是木義。尊者曰。彼是木義。所以者何。黑漫漫而總無知處。更一點亦不着。一知亦不假。恰如木頭。又如露柱。無心而恁麼也。終無所辨別。恁麼之會。故謂彼是木義。然而恁麼所解。餘習尚殘。不知師義。于此尊者慈悲落草。故復問鋸義者何。師曰。與師平出。至此重自道取。而又問

木義者何。夜奢復授手分附曰。汝被我解。于此師資之道通。古今之情破。夢中成路來。空裏運步將去。故曰汝被我解。到茲無心凝結速解。明白窠窟脫來。豁然開悟。遂列第十二祖。尊者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彼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者。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廣度人天。度人無量繼吾傳化。謂今正此時。夜奢即附囑如來正法眼藏。此一段始終之處。勿漫爲不識不受之處。爲處處不識之處。雖則不識。未胞胎之處。子細見得。子細思量。而摸索佛面祖面而不得。求覓人面鬼畜面而不得。非

是不變。非是動著。曾非爲空。無內外之論。無正偏之隔。正是覺知自己本來面目。假使爲凡聖含靈現來。爲依正二報剖來。而全去來此中。起滅此中。宛如海水之起濤。起兮起兮。而曾一水亦不增。又如波之滅。滅兮滅兮。而一滴亦不失。嘗於人間天上中。須臾呼諸佛來。呼鬼畜來。恰如一面上假現衆面。作是佛面亦不是。作鬼面亦不是。然建化門頭事。爲敲唱來。正修習如幻三昧。作夢中之佛事來。緣是而西天化導幻術。于今不斷。流轉三國。而轉凡入聖來也。能恁麼轉變修習。正不忽諸自己罪過。不爲自己生死所惑。應是眞箇本色衲僧矣。今日擧揚適來因緣。依例有卑語。要聞麼。

野村紅不桃華識　更教靈雲到不疑

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因馬鳴尊者。說佛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明六通由茲發現。師聞信悟。

師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馬鳴尊者。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一老人。座前仆地。尊者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則不見。又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尊者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訖不見。尊者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到。天地晦冥。尊者曰。魔來證也。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尊者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尊者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尊者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魔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尊者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答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尊者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尊者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明六通。由茲發現。師聞信悟。實至老人自仆地爲蟭螟蟲現神力。

最後惡作暴

實無數。所謂化巨海。極爲小事。夫雖變海爲山、化山爲海、現神力無極。性海未名且知。何矧有化乎。然于山河大地無覺何物之變。馬鳴即說。是性海之變矣。加旃三明六通。從是變焉。所謂三昧者。首楞嚴等無量三昧。天眼、天耳、六通。是始亦無際。終亦無際。前三三、後三三即是也。正是建立山河大地之時。三昧化地水火風。化山河草木。所謂變皮肉骨髓。化五體身分來。未有一事一法之從分外來。故十二時中。無虛放下底之功夫。無量生死。無徒去來底之相貌。故眼見亦沒窮。耳聞亦沒窮。恁麼見聞。恐佛智非可測之事。豈不是性海化作麼。故法法塵塵。都是無涯畔之法也。全是不墮數量。是即性海也。故如是焉。然今省

身則是觀心也。知心者是證身也。全身心無二。性相何分。假使今在異道中現神變。亦非是分外而不自知。是性海焉。因是自亦疑惑。他亦疑來。然不知其諸有。則惣未達根本者。不耐較力。故魔力終盡。而難神變。遂棄己歸他。息諍現正。然則設令會山河大地。而勿徒繫縛聲色中。設令明自己本性。而亦勿止于覺知。又覺知亦一両之佛面祖面也。所謂墻壁瓦礫是也。本性者。又不拘見聞覺知。不依動靜。然而建立性海。則必動靜去來。遂無斷焉。皮肉骨髓。與時顯來。若論根本。則雖爲見聞而露爲聲色而露。而無可爲他矣。然則扣空爲響。故現衆聲。化空現諸物。故形貌區區也。故不可思空是無形。不可思空是無聲。更到此

處。子細參到時。非是可爲空。非是可爲有。故非可爲隱顯之法。非可爲自他之法。呼何爲他。喚何爲我。恰如空裏無一物。似大海現諸水。古今不嘗變易。去來豈有別路乎。故現之時。一點亦不添。隱之時。一毫亦不失。合成衆法。而爲此身。泯絶萬法。而更說一心。故明道證心。總勿向分外求覓。唯自己本地風光現成來。則他呼旃爲人面鬼畜矣。雪峰曰。要會此事。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全是如幻三昧。故始亦無。終亦無極。故建立山河大地時。皆依是。顯發三明六通時。由茲。此故莫自心外覰大地寸土。莫性海外著河水一滴。今朝又欲由此因緣著卑語。要聞麽。良久曰。

浩渺波濤縱滔天。清淨海水何曾變。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因十三祖赴龍王請。受如意珠。師問曰。此珠世中至寶也。是有相耶。無相耶。祖曰。汝只知有相無相。不知此珠非有相非無相。亦未知此珠非珠。師聞深悟。

師者西天竺國人也。龍猛亦名龍勝。十三祖當時。受度傳法。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

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蟒來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老人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隱居山林。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瞋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聖至尊。何枉神足。尊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

一本神作力

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尊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聖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出家。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自是隨尊者。經四年。及十三祖趣龍王之請。上如意珠。師問曰。此珠世中至寶也。乃至師聞深悟。終列第十四祖。夫龍樹學異道。具神通。常行龍宮。見七佛經書。見其題目。輒領經心。尋常化五百龍。所謂難陀龍王。䟦難陀龍王等。皆是等覺菩薩也。悉受前佛附囑。奉安置諸經。今大師釋尊之經教。人天既化緣盡時。應悉納龍宮矣。雖有如是之大威神。而尋常與大龍王問答往來。非是眞實道人。但是學外道而已。從一度歸十三祖以來。方是大明眼也。然人人皆

憶念。龍樹不啻是祖門十四祖。亦是爲諸家祖師。故眞言以是爲本祖。天台以是爲根本。陰陽蠶養等。以是爲根本。是皆曩昔習諸藝。而列祖位之後捨矣。諸藝弟子。我謂龍樹即本祖。想像是即龍樹。混亂正邪。而不辨玉石之魔黨畜類也。但龍樹之佛法。迦那提婆獨正傳也。餘皆棄捨之諸宗也。須以今因緣而知。雖接化五百龍衆。猶迦毘摩羅尊者到時。欲出迎禮拜以試焉。尊者姑隱密。不示正宗。龍樹默念曰。是繼嗣眞乘之大聖耶。心中測察焉。祖曰。但辨出家。云何慮吾之不聖。則龍樹慚愧。嗣十三祖來。須以今因緣而明矣。曰此珠世中至寶。是珠有相耶。無相耶。實龍樹先知焉。爲是有相乎。爲無相乎。頗動執有無所見。

也。由此祖示云云。實設令世間之珠。論眞實時。非是有相無相。唯是珠也。矧繫力士額之珠。包輪王髻之珠。龍王之珠。醉人衣裏之珠。悉不涉他所見。叵辨有相無相。然而適來珠。悉世間之珠也。全匪是道中至寶。何況不能知此珠又非珠。須實精細。玄沙曰。全體是珠令誰知。又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實是非以人天所見可辨。然而假使世間珠。全非從外來。悉自人人自心發現來故。天帝釋之爲如意珠寶。爲摩尼珠寶受用來。有病之時。安此珠則病輒癒焉。有憂之時。戴此珠。則憂自除焉。現神通變現。憑此珠焉。輪王七寶中。有摩尼寶珠。一切珍寶。悉自此出生。受用無量也。如是從人天之果報。而有勝劣。有差別。人間

之如意珠者。米粒亦名。是爲珠寶。是比天上珠。爲造作建立。然呼之爲珠。又如來舍利。佛法滅時。應化如意寶珠、雨潤一切、變化米粒、拯濟衆生。縱令現佛身。現米粒。顯萬法。顯一顆。而自心變化。而爲五尺之身。爲三頭之形。爲被毛戴角之形。爲森羅萬像品品。然即須辨彼心珠矣。勿如昔比丘好寂靜隱居山林。實是前來。有如是未得道之錯。近來有如此未得道之錯。猶與諸人交肩參來參去。不閑靜故。獨居山林。應閑坐禪行道。如此稱說。而多隱居山谷。虛閑修練之類。多趣邪路來。所以者何。不識其眞實。徒先自己故也。又曰。大梅常禪師。戴鐵塔。坐松煙中。潙山大圓禪師。朋虎狼而修于雲霧之底。我等當如是修習。實可笑焉。當知古人悉得道、而受正師之印記、爲暫令純熟道業、待機緣之間、如是之修矣。大梅受馬祖正印。潙山得百丈傳附之後也。非愚見之所追。隱山羅山等之古人。皆無獨住於未得道之先。震德行於一時。留名於末代。明眼之大聖。得道之眞人也。徒可參不參。可至不至。居山谷而如獼猴。最是無道心之甚也。若道眼不淸明。自調修練者。爲聲聞圓覺。虛爲敗種者。所謂敗種者。燒焙之種子也。斷佛種矣。然諸人者。子細修練叢林。長時參尋知識。而大事悉明。自己正明辨畢。其後暫時。深根固蔕雖爲曩祖之附囑。殊此一門中。永平開山誡獨住。是爲不令人趣於邪路也。殊先師（瑩祖初隨侍孤雲祖。故曰先師。末亦有之。）二代示曰。我弟子不可獨住。

設令得道。須修鍊于叢林。況又參學輩。一向不可獨住。背是制者。非吾門葉。又圓悟禪師曰。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鐺兒煮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又黃龍南曰。自守道在山林而老偃。何似引入衆於叢林。近代諸大宗匠。咸弗好獨住。況人根器。悉劣乎昔人。唯須在叢林修鍊辨道。古人如此。尚原用心踈。漫好寂靜者。新學比丘。來而請益。可答不答。發瞋恚焉。實知其身心未調。離于知識。閑居獨住焉。設令如龍樹說法。唯是業報之類矣。諸人賴厚植善根。正聞得如來正法。所謂不親近國王大臣。不好樂獨住閑居。須唯精進道業。專透脫法源。是正如來之眞口訣也。今日學揚適來

因緣。廼有卑語。要聞麼。

孤光靈廓常無昧　如意摩尼分照來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而進之。相見。忻然契會。

師者南天竺國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辨論。龍樹尊者。得法行化。到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爲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龍樹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龍樹曰。佛性非大非

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廻初心。其中大智慧迦那提婆。謁龍樹大士。乃至。忻然契會。即分半座居。恰如靈山迦葉。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師謂衆會曰。此是尊者。現佛性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如是之故。師資難別。命脉即通。適來因緣。非是尋常。最初合道來。龍樹無一言之說。提婆無一言之問。故師資難存賓主如何分。由是殊迦那提婆。擧說宗風。而遂五天竺之間。被稱提婆宗也。所謂如銀盌盛雪明月藏鷺。如是之故。最初相見時。即令以滿鉢水置於

座前。豈存表裏存內外乎。既是滿鉢。終沒虧闕。亦是湛水虛明也。通徹而純清也。彌滿而靈明也。故投一針而契會。須徹底徹頂。無正無偏。至此師資難判。類而沒齊。混而沒跡。揚眉瞬目以現此事。見色聞聲以表此事。故無聲色之可名。無見聞之可捨。圓明無相。如清水虛廓。似通徹靈理求神鋒之時。處處露鋒來。明明通心將去。水亦流通。穿山涵天去。針亦串囊刺芥子將來。然水遂不爲物破。豈有遺跡乎。針亦爲他堅過乎金剛。恁麼針水。豈是爲他物乎。即是汝等身心也。呑盡之時。唯是一針也。吐却之時。又是清水也。故師資道通達。全是無自他。故命脉即通。而正廓明時。非可藏于十方。恰如葫蘆藤種纏葫蘆。攀來攀去。

唯是自心而已。然諸人知得清水、須子細覺觸明底有針。若錯有服乎。果破咽喉來。雖然如是。莫爲兩般會。唯須呑盡吐盡、子細思量而看。設令淸白覺虛融。正是有廓徹堅固。水火風三災無侵。成住壞空刼無遷。故欲說破這箇因緣。更有卑語。大衆要聞麼。

一針釣盡滄溟水　獰龍到處叵藏身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執侍迦那提婆。聞宿因、感悟。

師者迦毘羅國之人也。所謂宿因者。迦那提婆尊者。受度行化。到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迦那提婆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彼比丘然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剃髮。列第十六祖。古今學道人謙無慚無愧、徒混淸流、無知無

分、虛受信施。多引此因緣來。實當由之而慚愧。爲比丘而捨家
入道矣。居處非是吾地。食法全非是我物。衣服全非我所爲。一
滴水。一莖草。總是非可受用物。所以者何。汝諸人悉皆產出于
國土。一天下國土上。悉是無非國王之水土。然在家則仕親。在
國則事君。如是之時。天地有加護。而自享陰陽之澤。然愁號修
佛法。不仕可仕之親。不事可事之君。何以報父母生成之恩。何
以報國王水土之恩乎。入道無道眼。恰可謂國賊矣。既謂棄恩
入無爲出三界。然自出家之後。父母之不禮。國王之不禮。既假
形於佛子。宿身於淸流。設令受妻子之所施。全是不同在世俗
而受。悉是無不信施矣。然古人曰。道眼未明。一粒難咬破。若道

眼淸明時。設令鉢盂空。飯須彌。而日日夜夜受來。無是負信施。
然不顧道眼之具足及不具足。漫思作僧則受來人供養。供養
些少。則徒怨望于人倫。須惟汝等捨家離鄕之時。無一粒之蓄。
一絲之不掛。孤露而遊行。宜唯爲道眼。委身爲法棄命。豈最初
發心徒爲名利爲衣食乎。然則人人不用問。但顧自己最初之
發心。而自省是處。又省不是處。故曰愼終如始難矣。實如初
心。則誰不爲道人乎。由此咸雖作僧作比丘尼。徒爲國賊而已。
何以乎。往昔比丘。道眼雖未明。以修行無退轉。報是之故。爲木
菌矣。如今之比丘。則一生既終之時。閻老不能許汝。今之粥飯。
或化鐵湯。或化鐵丸。而呑之之時。有身心紅爛將去。然雲峰悦

禪師曰。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諸人者。幸忝値如來正法輪。稀乎市中遇虎。稀於優曇華之一現。子細用心。子細參學。須道眼淸明。不見乎。今日因緣。勿謂有情謂無情。判依報判正報。正前生之比丘。今日爲木菌。爲木菌之時。不知我是作比丘。比丘之時。不知我是顯萬法。然則雖今有情而少有覺知、聊辨痛痒。與木菌蔑異。所以者何。木菌之不知汝。豈不是無明乎。汝之不知木菌。全以同焉。由是有有情無情之隔。有依報正報之品。若明自己之時。何之謂有情。何之謂無情。非古來今。非根境識。無能斷。無所斷。無自作。無他作。當大子細參徹身心脫落而看。勿徒誇作僧形漫住出塵家。設令遁水難應艱于火難。設令破去塵勞。而在佛亦難免焉。何況不如是乎。人之殉物迷他。如輕毛同浮塵。而馳走東西。昇降朝野。足不踏實地心不到實處之類。不啻賺過一生。亦虛過累世將去。不知乎。從昔及今。曾不相錯。曾無阻隔。汝未知有之。故徒爲浮塵。今日若不盡却。則待何之時。欲演適來因緣。有卑語。要聞麼。

惜哉道眼不淸白　惑自酬他報未休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因羅睺羅多。以偈示曰。

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既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師聞心意豁然。即求度脫。

師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曾退倦。師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偶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乃燕寂于中。父王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羅睺羅多尊者。行化到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記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師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實曰。身心若定。何有出入。若向身心修定。是猶非眞定。若非眞定。即是有出入。若有出入。可謂是非定。勿向定之處覓身心。參禪本身心脫落也。喚何作身。喚何作心。師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夫金有動靜。有出處。有入處者。非是眞金。然猶不通。

傳光錄布鼓

此道理。師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金無動靜。曰、有出入者。猶是有兩箇之見。故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非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外終不放入。內亦不放出。出則出盡。入則入盡。何在井。又出井。故曰出者非金在者何物也。不達此理。師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若在井非出物。此言實不知金性。故尊者曰。此義不然。雖實在定。似通理。師猶有物我之見。故曰彼理非著。然此義無眞實。如輕毛隨風。不眞實故。尊者曰、此義當墮。因師言而曰。師曰、彼義不成。依尊者大慈大悲之深。重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然而漫解無我。故師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雖實識法法皆無我。猶是不知眞

實。師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親令汝知。而尊者曰。我無我故。成汝義。實四大非悉我。五蘊非本有。少思量分別辨明。如是無我之處有我故。師問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爲令知師資之道不妄。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大士。證是無我。師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實夫眞實見得我之人。自己猶不存。豈得萬法之遮眼乎。見聞覺知終不別。一事一法更無別。故聖凡無隔。師資道合。見得此道理之時。乃爲相見佛祖。故以自己爲師。以師爲自己。刀斧斫而不析。恁麼道理。豁然契故。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尊者即以

一本露水以之以作盛

右手擎金鉢。擧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也。即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師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衆皆見。皆歸伏悔過。可哀自如來在世。八百年猶

一本後百歲、作後五百歲

如是。何況後百歲之今時。雖僅聞佛法名字。不辨道理。應如何。無剴切身心故。沒問尋。應如何人。聊有得其道理。而無護持來。設令有知識。賴大慈大悲之教誡。而聊有覺知覺了。或爲懈怠所侵。而無眞實之信解。故無眞實之道人。則無眞實發心者矣。實遭因末世之澆運宿業之劣根。而如是之時分。愧悔有餘。然諸人者。雖生于正法像法。爲師爲資。亦可悲。當思佛法東漸至末法。而我朝聽如來之正法。僅五六十年也。可謂此事初。佛法到處。無不興矣。汝等勇猛精進而發志。不吾我吾我。直證無我。速得無心。無拘身心之作。無封迷悟之情。無留生死之窟。無被縛生佛之網。須識無量刧來、盡未來際、有曾不變易之我。著語

曰。

心機宛轉稱心相　　我我幾分面目來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執侍僧伽難提尊者。有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倶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藏。

師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浴。自然香潔也。自生之時。有一圓鑑而現。尋常附隨此童子。童子常好閑靜。都弗染于世緣。所謂此圓鑑。童子坐時在面前。古今佛事。都無不浮此鑑。恰明於據聖教而爲照心也。童子若去時。此鑑隨後。如圓光。然童形弗隱。童子臥時。此鑑於床上。如天蓋而懸。總行住坐臥。此鑑無不相隨。然僧伽難提尊者行化到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之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曰。汝幾歲

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
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
日而得決了之。尊者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子曰。諸佛之大
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捨
令出家。尊者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有時聞風吹殿
銅鈴聲。乃至。即付法藏。終。列十八祖。彼圓鑑。童子出家之時。忽
然不見。實夫人人一段之光明。如今圓鑑。無內外瑕翳。悉皆相
似矣。彼童子出生以來。常讚佛事。不混俗事。對明鑑看見古今
之佛事。雖眞知心眼皆相似。尚想不會諸佛之機。故曰百歲。設
雖一日。若如會諸佛之機。則不翅越百歲。超無量之生矣。此故

終捨圓鑑。實是諸佛一大事因緣。不忽諸。不容易。於此因緣。亦
應知矣。實解會諸佛大圓鑑。可有所餘乎哉。然而尚是非眞實
底。更何可有諸佛之大圓鑑乎。又何有可兩人同得乎。又何有
無內外瑕翳乎。喚何爲瑕翳。心眼者何。豈可相似乎。故失圓鑑。
豈不是失童子之皮肉乎。然設所見如今。會心眼不相隔、兩人
同得見。眞箇是兩箇之所見也。非更眞明自己底。然則汝諸人。
莫爲圓相所見。莫爲身之相。大須子細參徹急依報正報一時
破烈、得自己亦不了。若不到此田地。唯是業報衆生。未會諸佛
之機。如斯懺悔禮謝。遂出家受具。後執侍僧伽難提而送年。有
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云云。此因緣

實須子細。尊者雖遂不見鈴不見風。令更知此何事。故恁麼問
鈴鳴耶風鳴耶。是何事也。不可以風鈴解會。非尋常風鈴。即懸
致堂殿之角之鈴也。曰鈴鐸焉。今南都堂閣等。悉皆懸來焉。以
此辨別人家與堂舍。從爲北京。最初之頃。雖懸鈴鐸於堂舍。近
代土風衰癈而無義。然西天之義如是。風吹此鈴鐸時。有此公
案焉。然師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實知都無一塵之出邊表
來。由此解了非風鳴。非鈴鳴、又思鳴即鳴焉。恁麼所見。尚是非
心俱寂靜。繇是即曰我心鳴焉。聞此因緣。人皆邪解。非必風鳴。
唯覺心鳴焉。故伽耶舍多如是云。若天眞天然。一切不發之時。
豈可謂非鈴鳴乎。故曰我心鳴也。自伽耶舍多至六祖。時代緬

間隔焉。然而更不間隔。故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今汝諸人。其
心地徹通時。三世固不阻隔。證契連綿於古今。辨何同異。勿辨
于尋常所見。當以非風鳴非鈴鳴而始知焉。思知此爲何事者。
須知我心鳴也。其鳴姿樣。如山之突兀而高、海之平沈而深。草
木森森。人人眼目分明。心之鳴姿樣也。然則不可思聲之鳴。聲
亦心之鳴也。四大五蘊。一切萬法。都盧皆是心鳴也。此心都無
不鳴時。故遂不帶響。更又非以耳可聽。耳是鳴。故曰俱寂靜。恁
麼見得時。總無萬法出頭之處。故無山之形。無海之形。更無一
法之帶形貌。恰如夢浮蘭舟行滄溟。掉竿而劈波瀾。留舟而察
水勢。無浮空。無沈底。更何可立山海外之有。更何游戲自己船

中之有。故恁麼指說。有眼而無聞。有耳而無見。故不可謂六根互融。無六根之可帶。故俱寂靜也。欲取無六根。欲捨無六境。根塵俱脫。心境兩俱忘。子細見則無可脫之根塵。無可泯之心境。眞箇寂寂。而非同異之論。非內外之情。實到恁麼田地之時。即受持諸佛法藏。正排列佛祖之位。若不如此。則設會萬法不錯。猶是存自己談他。而遂法法隔歷。若隔歷則何即通于佛祖。恰如空裏築界墻。空豈可礙乎。自作界障耳。若界畔一度破時。何爲內外。至此釋迦老子匪始。汝諸人亦匪終。都沒諸佛面目。沒諸人形貌。如斯之時。恰如清水起波濤。佛祖出興將去。雖是不增不減。水流浪激將去。然則當子細參徹至得恁麼田地。曠劫以來。及未來永際。雖且爲界畔排列三世。總從劫至劫唯如是。會得這箇明白之本性。非可以皮肉而煩、以身之動靜而辨。都盧此田地。非可以身心知。非以動靜可辨。須子細參徹、自休自歇自承當而始得。若恁麼不明。則徒十二時中。擔身心持來。恰如安重擔於肩。不可身心遂安寧若放下身心。心地空廓廓地。而得最爲平生焉。雖然如是。適來因緣。不道得明得心鳴處。則諸佛之出興亦不知。衆生之成道亦不知。故欲道得心鳴。惟附卑語。要聞麼。

寂寞心鳴響萬樣　僧伽伽耶及風鈴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因伽耶舍多尊者示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支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師聞發宿命智。

師者月支國之人也。姓婆羅門。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堕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密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利根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位。時至遂降月支。十八祖化度。到月支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師問曰。師是何徒。尊者曰。是佛弟子。師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扣其門。師曰。此舍無人。尊者

曰。答無者誰。師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乃至發宿命智。此因緣須子細明。名字道。若明生死去來眞實人體。不明自己本性虛明靈廓。則不知諸佛所證。故見菩薩放光。而驚見諸佛相好。而愛焉。所以者何。貪瞋癡等三毒未免故。今觀師之往因。因愛退堕。而下忉利天。然緣宿因。値帝釋說法。升於梵天。降生月支國。積功累德不虛。終遇十八祖。發宿明智。所謂宿命智者。尋常思知過去知未來之事。是何爲乎。唯看得本來不變自性、無聖凡無迷。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在心源。故衆生顚倒。諸佛成道。在自己方寸之中。全非根塵之法。非心境之相。至此何之爲古。何之爲今。何是諸佛。何是衆生。無一法

之遮眼無一塵之觸手。但虛明一片。而廓落無際而已。即久遠實成如來。不昧本來衆生也。如是悟知時亦不增。如是不知時亦不減。覺觸久遠刧來恁麽。謂發宿命智。儻不到此田地。則徒爲迷悟性情所攪。爲去來相所遷。終不知有自己。不明本心不錯。故教諸佛頻出世教祖師迥西來。出世本懷。西來本意。唯爲此事也。更非他事。須低細用心、而知靈靈不昧、明明不藏之事。知有本來一段之光明。謂宿命知也。今日又有卑語。聊惟通些子之理。大衆要聞麽。

推倒宿生隔歷身　而今相見舊時漢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因十九祖示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師聞承言領旨。即發宿慧。

師者北天竺國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當時中印度。逢十九祖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

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惑。縱經百千萬刧、亦不磨滅、因緣必相遇。時師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乃至。即發宿慧。上來因緣。實學人。當一一精細見得。所謂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至此思惟。吾歸依佛法。而年久。賴佛法力。其身恒無恙。其事可契心。而悉不契于心。身又被縈于病。是何罪也。旃陀羅素行惡事。總不修善種。然觸事吉祥。而身勇健也。是何之幸焉。今人思惟如是。

一本、純作極

出家猶有此心。況在家皆如是矣。曰。汝何足疑。姑善惡報有三時。見大凡人之仁者有中夭。卒暴者長壽命、爲逆罪吉祥、義深者凶惡。過去亦不明。未來亦不會。唯爲眼前境所惑。即謂亡因果空罪福。是即愚痴之甚也。學道疎忽之故如是。三業者。一順現業。今生修善惡業。即一生涯中受報。是名順現業。二順次生受業。今生修業。次生受果報。五逆七遮等。必順次生受報。三順後業。今生修業因。次三生四生 乃至 無量生之間受業果。然則雖原過去善業受今生之善。或因往業。今果不同也。所謂純善惡業因者。今生感純善惡業果。雜善惡業者。受雜善惡業也。又佛法修行之力。令轉重受輕、轉輕而今則無也。曰。有過去刧之

惡因、雖可未來感得重苦、而賴今生修行之力、而輕受焉。或被縈于病。或事不契心。或出言則爲人所輕。是悉輕受未來重苦於今生也。然則佛法修行之力。應愈有福賴。過去遠遠修之報。唯勇猛精進。則可令悉皆輕。然參學人。而雖隨分解道。或有受惡名。或營作不契心身不勇健之事。即思惟轉重受輕。而有人爲憎惡而勿嘗恨。有人謗毀。而勿嘗責。有更敬禮彼謗人。而勿厭惡焉。道業日日增長。宿業時時消滅。然須子細參得修行。汝雖既信三業。未知業之根本。業者善惡之報岐。凡聖之途異也。三界六道。四生九有。咸業報也。此業發于迷。夫迷者。憎愛不可憎愛。是非不可是非。其惑者。非男知男。非女知女。味自隔他。其

不覺者。不知自己之根源。不知萬法之生處。於一切處失知慧。名之無明。是無思慮無緣塵。是心本清淨。而無背餘緣。此心一變之謂不覺。覺知此不覺則。自己心本清淨也。自性靈明也。明得如是。則無明即破。而十二輪轉終空。四生六道速亡矣。人人本心如是。故無生滅之隔。無造作之品。故無憎無愛。無增無減。唯寂寂然。靈靈然。諸人者。念見得本心。放下萬事。休息諸緣。不思善惡。暫注眼于鼻端。向本心而看。一心寂時。諸相咸盡。其根本無明。既破之故。枝葉業報。即不存焉。故不滯無分別之處。不拘不思量之際。非常住。非無常。非無明。非清淨。無諸佛之阻。無衆生之別。到清白圓明之田地。而始可爲本色衲僧矣。若如是

一本勝作小

則可與諸佛一如。至此一切有爲無爲皆罄。而如夢幻矣。欲捉而手虛。欲見而目無拘。到得此田地。則明諸佛未出世之旨。達衆生未顚倒之處。參學未到此田地。則十二時中禮佛。四威儀中調身心。但是人天勝果。有漏業報也。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故人人須著精彩而明本心。依例著卑語。要聞麼。

豫章從來生空裏　　枝葉根莖雲外榮

第二十一祖。婆須盤頭尊者。因二十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求。名之曰道。時師聞已。發無漏智。

師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呑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座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廻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眞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

景德、咸作感

（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曰。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然二十祖。闍夜多尊者。行化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辨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乃至）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

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此因緣殊是學道最秘訣也。所以者何。思有佛可成有道可得。而或持齋梵行。長坐不臥。禮佛轉經。積一切功德。而欲爲此得道。悉是無華之空雨華。無穴之處生穴。設歷塵劫微塵劫。無解脫之分矣。正無何事所希心。名之謂道。然則欲知足。却貪欲之本也。必好長坐。是有滯于身之罪。欲止一食。是又有見食之分。又欲禮佛轉經。是即眼生華。故一一之行業。殊是虛妄之本。全非自己本分之事。長坐若可道。則生之時皆十月坐來。應是即道。惡再覓焉。持齋若可道。玆有病之時。食時不定。此時可不是道人乎。最可大啞笑。佛弟子設樣樣清規。示佛

祖操行如斯。然執而偏。則却當煩惱。然厭生死去來。可更覓道。汝自無始。于今死此生彼不可斷。甚處爲得道時節。然束如是諸事。而惟即求道。悉是應爲錯而會。更何佛可成之見。何衆生可迷之見。故無一人而迷人。無一法而可悟法。此故謂轉迷爲悟轉凡爲聖。悉咸未悟人之言也。更有何凡之可轉。有何迷之可悟。故夾山和尚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實是道之體如斯。雖然如是。初機後學。須子細參臻如此平穩之地。所以者何。自己若無所實地。則或被因人言惑。故思擧眼見。爲佛魔所侵。今日設聞如是之所說。解無所可尤。更或有智識。說有法之可得。若佛魔來。而謂有更可修之法。果

一本、覺作攪。

心◎覺動却顚倒。今稟諸佛正訓。子細參徹。須到自己安樂之地。如一度到安樂之處之人。恰如飽食人。雖王膳不可輙希望。故曰美食不當飽人喫。古人曰一度煩。則不久而安。子細見來。自己本分之心。不見佛。不視衆生。豈可厭迷求悟乎。其欲令人直見。而祖師西來已來。不道有智無智。不道舊學新學。令端坐一片。而令安住自己。即是大安樂之法門也。故諸人者。曠劫已來至今日。不錯而思錯。勿徒管他人門上之霜。忘自己屋裏之寶。故即今親友。方汝等相會。勿遙期成道於他日。唯須飜衲衣。祗向自己方寸中。子細撿點將來。不須向他而求。儻如是則百千法門。無邊佛事。悉流出乎是。蓋天蓋地將去。切忌求道。唯保任

自己而已。謂曠劫以來、將來將去、片時無離。而總不知有自己者。如恰手之握持而求于東西。是爲幾許之錯。是唯忘自己而已。今日委悉見來。諸佛妙道。祖師單傳。唯在這一事。敢不可疑。諸人到恁麼地時。可敢不疑天下老和尚之舌頭。上日聞已。發無漏智。思發無漏智者。唯須保任自己。若思保任自己。知從生至老唯是這箇焉。都沒一塵可舍。沒一法可求。毋思更別發無漏智。今日據例有卑語。思演適來因緣。要聞麼。

風過大虛雲出岫　道情世事都無管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問婆修盤頭曰。何物即是諸佛菩提。尊者曰。心本性即是。師又曰。如何是心本性。尊者曰。十八界空是。師聞開悟。

師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婆修盤頭。行化到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從是已來。給士婆修盤頭。有時問

曰。何物是諸佛菩提。尊者曰。心本性即是也。實學道最初。可諸
即此問也。所謂菩提者道也。故此問意。問如何是道也。今人無
虛心問法。不初心參師。故無這問。若有眞實道念之時。不可然
焉。先須問如何是佛。次須問如何是佛道。故今有這問。然示曰
心本性是也。尙因志無二無毫髮之蓄。乃問如何是心本性。答
曰十八界空是。時即開悟。夫佛者。即心本性也。本性終知不得。
見不得。正是無上道也。然則心無形無立處。何矧稱佛稱道。咸
是强名來。故佛非覺知。道非所修。心非識知。此之田地。無境無
根。識甚處立。故曰十八界空是。然則這箇田地。勿爲心境而論。
勿爲識知而辨。至此諸佛遂不露相好。妙道亦不用修持。然見

聞覺知。設雖是沒蹤跡。聲色動搖。又非可有界畔。故曰即是即
見聞非見聞。更聲色無可呈君。此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
不分。實是聲勿爲宮商角徵之解。色勿爲靑黃赤白之會。見勿
爲眼光之緣。聞勿念耳根。人人總無眼之對色。無耳之待聲。若
謂有耳之類聲、有眼之緣色。是於聲亦不明。又於眼亦昧。所以
者何。若謂有所對之法。謂有所待之物。聲豈入于耳。色豈見于
眼乎。故不如空之合空。水之合水。則聞亦不斷。見亦不斷。不爾
之故。眼通于色。耳通于聲。和融沒隔。混合沒蹤跡。如此之故。設
令響天響地之聲。僅入方寸之耳。豈不極大同小乎。僅以方寸
眼。照耀盡界。豈不極小同大乎。豈不眼之爲色乎。又不聲之爲

耳乎。如此知而如此辨。此心無界畔邊表。故眼固無所得。色亦不得別。此三科不是皆空乎。故至這田地之時。說聲亦得。說眼亦得。說識亦得。恁麽亦得。不恁麽亦得。恁麽不恁麽總得。亡纖塵之從外來。亡毫末之阻將去。故說聲之時。則聽說辨別于聲中。說色之時。則能所安排于色中。更靡分外底。然而諸人不達箇道理。或謂聲色妄立虛假。須掃拂焉。本心本來常住。更不可變動矣。最可笑焉。此處更有何物變不變。有何物實不實。故不明此事。則不翅聞聲色。又見聞亦不達。故念擧眼不見。爲塞耳不聞。是即無繩自縛。無穴而又陷將去。故情塵漏亘脫。然則子細參到。儻徹底而見得明白。則徹頂而到亦無礙。又惟有卑語

景德、叱作叱。

指說此因緣。要聞麽。

舜若多神非內外。　見聞聲色倶虛空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因摩拏羅尊者示曰。我有無上大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師聞契悟。

師者月支國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之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師稱鶴勒那。勒那梵語。

鶴即華言。梵漢兼擧。曰鶴勒那。有諸鶴而從師。由此名焉。然値遇摩拏羅之初。有種種奇特。雖一一可擧。唯擧其一因緣。師問尊者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刧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慧。故爲鶴衆相隨。師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乃至。實食等法等道理。聖凡俱無隔。然理之所推。雖師資俱趣龍宮之請。因以福微德薄之身。不堪享受妙供。而爲羽族矣。這因緣最可爲學人用心。

夫說法無差別。食當等同。然或有消信施。或有被犯於信施。至此似不齊等。可謂最差別矣。所以者何。若見食見法。則設令觀齊等。雖會一同。既有見法之分。有見食之分。兩箇之見不脫。緣被惑於貪求心、隨師而趣。遂爲羽族。茲知不達食等法等之理。正縛乎名字有相矣。今曰如無上大法。則何謂食。何謂法。孰是聖。孰是凡。既非形影之可到者。尚難名心性。此法尚不稟于佛。不稟于祖。不授于子。不傳于父。無可稱自他之物。食法之名。自何處得來乎。況有赴請之處乎。有爲鶴衆之事乎。故子細著眼。委悉功夫。先須知自心本性靈廓妙明、而能保持深純熟、更識有佛祖傳燈之事始得。設令明自己本性之旨。而所解脫既同

佛祖。更又有可聽受之無上大法寶。能化未來際。是非本性之道理。矧見聞之境界乎。夐超越古今之情。固罔住着生佛之際。故喚這人。爲佛亦不得。爲凡亦不得。在堂不正坐。則無涉兩頭之機。故求影而不獲。繹迹而不獲。到得此靈域。則心性者何物。菩提者何物。一嘔嘔盡。一屙屙盡。如此之時。是沒量之大人也。不臻恁麼處者。尚是凡夫。終爲流轉之衆生也。是故諸人者。須思子細見得荷擔無上大法寶。應是即釋迦老子肉身暖。莫唯滯此名勞于形。參學必可辨眞實。惟指注這箇道理。有卑語。

粉壁揷雲巨嶽雪　純淸絕點異靑天

第二十四祖。獅子尊者。問二十三祖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曰。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聞是言已。即入佛慧。

師者中印度之人也。姓婆羅門。本學異道。博達強記也。後參二十三祖。有今問答。直當無所用心處。頓入佛慧。時二十三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

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師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雖如是汝傳持吾法寶。可化未來際。時師受此密記。乃行化于罽賓國。即接婆舍斯多。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有難嬰我身。不可苟免。故我住于茲。汝當持吾道。適他國而演化。衣法倶授。時罽賓國王。雖歸敬佛法之深。尚是滯乎有相。然彼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乃至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袪除釋衆。又自秉劒。至師子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刄斷師頭。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師始終如是。其最初師資相見時。先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眞實欲求道之時。道豈可拘于用心乎。死此生彼。處處志道求法。而今無其實歸者。原由用這心也。然念頓相應佛慧。不啻離四倒三毒。又須離却三身四智。恁麼游踐之時。果難安排凡夫地。又難敬重佛位。緬越聖凡之情域。遽離異同之論量。故曰玄妙處。佛祖尚難到。不翅佛祖難到。原論此處之時。佛祖遂不存焉。到達恁麼田地。實爲求道之爲體矣。若未如此。則設令雨天華。動大地。說心性。談玄妙。於眞箇妙道。

毫髪亦沒窺覰。然諸禪德。當證到恁麼幽玄之處。而分明列祖荷擔之事。欲說得些子道理。依例有卑語。要聞麼。

若欲顯空須莫覆　冲虛淨泊本來明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四祖示曰。如來正法眼藏。今轉附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師顯發宿因。密傳心印。

師者罽賓國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師子尊者。遊方到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附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終嗣續曰。如來正法眼藏今授汝。善保護可及來際。顯發宿因者。所謂前生既曰。婆舍童子。預保尊者之珠。今入胎內。暨至生長者家。尙保持之。遂奉尊者。由此當知。此因緣非必可。謂肉身潰壞唯有眞身。若這身是爲壞身。則珠何如今保持焉。

◎一本、婆上有曾之字

◎一本、體作大

然當知捨生受生。固非是壞身。不可謂至此而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也。是如何物當長靈乎。唯現捨身。現受身而已。故可謂前後非兩箇。古今無別異。然則非是可謂身。非是可謂心也。不爲身心而別。則非可爲古今而岐。故恁麼也。不婆舍如是。語眞實則人人咸悉如是也。故無生所。無死所。隨時而換頭回面耳。非必易四大新五蘊。都無一片肉團之蔽來。嘗無絲毫骨頭之支來。設令有千種之形。有萬般之品。悉是本來心光也。不識此道理。而此之思幼少。彼之念老大。總無老體。本來無幼少。若如是則何由判生死。別前後。由此指說前世婆舍。今日斯多。非兩箇之身。是即宿因也。故傳附如來正法眼藏。潤澤未來際。然則當知。一切諸佛諸祖。固不嘗悟。一切愚痴諸人。卒不迷焉。有時修行。有時發心。菩提發心。元無終無始。衆生諸佛。本匪劣匪勝。唯恁麼縱橫而已。然則曠刧以來。嘗如此保任。不謬宿因也。今朝又指注這箇因緣。依例有卑語。

開華落葉直彰時。藥樹王終無別味。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太子時。二十五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師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師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師

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祖即許出家。

師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二十五祖始中印度伏無我尊外道。即到南印度。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頓釋所疑。王天德崩後。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絶妖怪。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傳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飮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乃至。祖許出家。自爾執事六年。後傳附如來正法眼藏曰。自如來嫡嫡嘱累至今。當傳持能化群有。師稟密記之時。身心釋然。上來因緣。即示非其爲事。故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事者俗事。實出家固非爲事。應以是知識。夫事者非自之事。非他之事。故曰非爲俗事。設令剃髮染衣。似形於佛子。尚不免自見他見。若不離男

傳光錄布皷

女之相。則悉是俗事也。非佛事矣。姑基人人之本心而談時。雖總無佛事無俗事。未知本心者。姑謂俗事。既明得本心。是之名佛事。本心知得時。猶無生相。無滅相。何矧迷人悟人乎。如是見得之時。四大五蘊。猶不存焉。三界六道。豈有立麼。故無家之所可捨。無身之所可安。故曰出家。無所可住。故家破人亡矣。故生死涅槃。俱不掃而自滅。菩提煩惱。不棄而本來離。今日不啻如此。從刧至刧。素不被還乎成住壞空之四刧。不被縛乎生住異滅之四相。廓然如空。無內外。清淨似水。無表裏。人人本心。悉皆如此。然不可爲在家而畏縮。不可爲出家而驕傲。唯息向外而求。須向己而辨。試汝諸人。姑不散心於東西。不轉眼於前後。而

子細見來。則此時喚何爲吾。呼何爲伊。既無自他胥嚮。更名何曰善惡。儻恁麼則本心固露。而明如日月。蔑幽所不照。乃適來因緣。欲擧似。又有卑語應聽。

本地平常無寸艸　宗風何處作安排

●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因二十六祖曰。汝憶往事否。師曰我念遠刧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師者東印度人也。時不如密多。到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

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既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墻有黒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

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曰、汝何慢。或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乃至。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欲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夫傳佛心印之祖師。心地開明之聖者。或羅漢。或爲菩薩。不昧本來道。故有爲久遠成。如來設令似初機後學。一念若廻機。則顯本來具德。而無一毫都虧闕。與如來同共。與諸尊和合。非一出一沒。而俱非出一隻手。無多種。無別條。故觀今日則觀久遠。察久遠則持今日也。與汝同生。與

吾同居。絲毫無離。片時無不伴。到得這箇田地之時。非古來今、之法。非根境識之事。故曰嗣法超越於三際。證契連綿於古今。如此之故。金針玉線。密密串通。子細見來。則孰是伊。孰是吾。纖機亦不現。機鋒亦沒露。到此而莫不得坐。必刹塵分來。故於適來因緣。師演説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若色清淨。則一切智智清淨。無異無別。衆生即佛性也。佛性即衆生也。彼亦不容外物。此亦不運內法。兩機雖恁麼判別。多數終不異。故曰般若多羅。如上之婆舍斯多。古今不可剖。空有豈異耶。故古人曰。此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借虛空爲森羅萬象之體。則無一絲一毫之對面目。底借森羅萬象爲虛空之用。則無一絲一毫異路。故到此師資道傳。佛祖印可。猶解爲多種。而似有節目。會無兩般。而猶是擔板漢也。子細驗點商量。則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他。恁麼游踐。而銀椀盛雪。將去。明月藏鷺將去。欲辨別適來因緣。適有卑語。大衆要聞麼。

潭底蟾光空裏明　連天水勢徹昭清
再三撈漉縱知有　寬廓旁分虛白成

傳光錄布皷乾卷　終

11
2
269

終